



史魏歲抄卷第十

孝穆誕聖



萬貴妃始爲宮人司 東駕盥櫛譎智善媚既顯
寵居昭德宮太監段英掌其宮事與其兄弟子姪
萬通萬喜萬達輩威福赫奕大學士萬安認爲同
族與劉吉皆附之朝士無耻希進者群趨其門成
化戊子九月彗星見掃三台彭文憲公時在內閣
乞歸不允因疏請脩省謂外廷大政固所當先而
宮中根本尤爲至急凡女子年過四十則無子雖
有所生亦多不育諺云子出多母今宮嬪數多宜

生子亦衆然數年無一生育者必愛有所專其所
專者必過生育之期故也伏望舍其舊而新是圖
務正名分均恩愛以廣繼嗣爲 宗社大計則人
心安而災異息矣又言黜陟人材宜斷自 宸衷
不可專委臣下 上優詔答之己丑九月
幸昭德宮時皇妣紀氏在御妾之列既有娠萬氏知
之百方苦楚胎竟不墮

上命出居安樂堂托言病瘖庚寅七月己卯朏
今聖上皇帝誕焉皇妣乳少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
餌哺之彌月西內廢后吳氏保抱惟謹以未奉

命不敢剪剃胎髮辛卯十一月悼恭太子祐極正位
東宮已而薨於痘禁中漸傳西宮有一皇子

上心甚念之然慮爲萬氏所忌乙未五月張敏厚結
段英乘萬氏喜時進言萬氏許之

上即召見髮已覆額矣天性感通相持泣下動容出
語短度不几 上撫之大喜萬氏具服進賀遂令

內閣擬名至再 上親名之送仁壽宮撫育中外聞
之胥悅 皇妣受萬氏觴有疾徙居西內永壽宮

六月戊寅朔文武大臣請建元良甲申奏上

命待皇子稍長行之是月乙巳 皇妣薨追封淑妃

京師藉藉謂慶於鶴也十一月始立

今上爲 皇太子及登大寶追尊 皇妣謚曰孝穆

皇太后縣丞徐頊請究 皇妣薨逝之由當時朕

視太醫院使方賢治中吳衡俱且逮治萬安劉吉

力請已之惟訪求 皇妣親屬之在廣西者未幾

徭峒有紀姓者詐冒 皇舅有司信之遂以上聞

其後敗露守巡官保奏者皆黜吾鄉黃僉憲諭亦

其一也既而用內庭言 皇妣本出李氏弘治庚

戌九月降制封 聖母之父李公爲慶元伯母唐

氏爲伯夫人 命有司建祠於桂林城南春秋祭

張敏家本福建同安成化末年卒其第苗以

差屢中書舍人不二載遷至南京通政使贈其祖

益初如已官父太常又以兄敏功贈錦衣千戶而

苗子定庚戌登進士第或曰內侍潘真嘗與人言

皇妣諱妙善入宮時誤報李爲紀故二姓族類難究

上孝思追悼不已念吳后保抱恩 命宮中進膳如

母后禮復其姪官爲錦衣百戶

進御當夕

進御之禮據註疏天子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
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三

人當一夕后當一夕望前卑者先尊者後望後乃
反之凡十五日而徧諸侯兩兩而御姪婦六人當
三夕二媵當一夕夫人專一夕凡五日而徧至六
日還從夫人如后法孤卿大夫有妾者二妾當一
夕內子專一夕士有妾者但不得專夕而已妻則
專夕故內則曰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然詩小星
註凡妾御於君不當夕三禮義宗曰進御天子者
十五日而徧自下而上象月初生法陰道也晦明
是其所忌故人君不以月晦及望御於內晦者陰
威望者爭明故春秋傳曰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夫

妾御與后並皆當夕既與詩肯除去望晦則十五
日不得而徧后以尊在後遇望反不當夕矣腐儒
陋見所以啓後世變妾顯寵之端也予謂一日之
間有朝有晝有夕有夜夕謂日入星未出時人君
修令而退王后每夕皆進于王所以正內治故妾
進御俟夜不敢當夕小星詩曰肅肅宵征夙夜在
公謂夜見星而往夙見星而還也后五日一休一
嬪與其御進又五日一休一嬪與其御進凡四十
有五而九嬪畢見故周禮九嬪掌以時御叙于
王所女御掌御叙于王之燕寢者此也夫人坐論

婦禮在衆人則致飲掌客則致禮世婦惟掌喪祭
賓客之事蓋先世女御之老而無子者爲后六官
官屬故王制曰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則以先世臣
妾在所當敬故也是進御者嬪與御而已夫人世
婦不與可知矣自諸侯大夫以下雖妾媵有多寡
然皆用五日之制故內則曰妾年未滿五十必與
五日之御者此也詳見羅鄂州集中

御製靜中吟

守成之君類其於崇高富貴者固不足言然亦
難不諂啓聖興邦發爲詞章恭謹

唐宗送司馬子微還天台詩云紫府求賢士清溪
祖逸人江湖與城闕異跡且殊倫間有幽栖者居
然厭俗塵林泉先得性芝桂欲調神地道踰嵇嶺
天台接海濱音徽從此間萬古一芳春宣宗避地
有美溪樓詩云殿閣連雲接爽溪鐘磬遠與鼓聲
齊長安谷問江南事報道風光在水西宋高宗中
和堂詩云六龍轉淮海萬騎臨吳津王者本無外
駕言蘇遠民瞻彼草木秀感此瘡痍新登堂望嵇
山懷哉夏禹勤神功既盛大後世蒙其仁願同越
句踐焦思先吾身艱難務遵養聖賢有屈伸高風

動君子屬意種蠹臣三詩俱有石刻絕句則元周伯琦爲僧克新書之者夫睿宗隄於武壘而役志幽栖宣宗寤於會昌而留連光景高宗憊於強虜而自比句踐皆志不足以帥氣氣不足以配道故爾嘗莊誦

今聖上御製靜中吟曰習靜調元養此身此身無恙即天真周家八百延光祚社稷安危在得人是時召學士張元節進講太極圖契於 皇心見於 皇言深得主靜立極純心用賢之說蓋不徒聞見之知而已詞氣渾灑大極同體豈彼三君庸瑣之作

所可望哉

午朝奏事

春秋傳曰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今之早朝朝也午朝晝也晚朝夕也夜乃即安祖宗勤政之典如此景泰中午朝許大臣造膝奏事面決可否即施行之若陳循王文欲殺考官高文義公力疾造朝口奏曰少保臣高毅有事門上說即召對議行是也弘治庚戌彗見天津

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得失刑部右侍郎彭韶疏言臣獲隨午朝竊念日奏尋常起數於事無補願

自今年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吏部有大陞除禮部
有大災異戶部兵部有緊急錢糧邊報工部法司
有緊關工程囚犯之類許令先期開具奏乞

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事當會議者就於御前公

同計議事體既定口奏取旨奉行次日補本備

照若事體重大一時難決者聽各官先行博議於
下候至朝時再議奏行仍乞溫顏俯詢曲折

如此不惟世事日熟而群臣邪正亦自可見有事
則行不分寒暑無事則止勿勞聖駕既不廢午

朝之典又可率群臣興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

病自可次第張弛矣其言與畫以訪問合

上嘉納之

謫仙亭

鄒吉士汝愚智謫雷州石城千戶所吏目道吾廣

有司留館坡山士民爭先謁焉其同年蒼梧吳獻

臣廷舉尹順德令邑民李煥於古樓村建亭居之

扁曰謫仙其父來視責以不能祿養蕭之泣受而

不辭弘治辛亥十月卒獻臣往治其喪適方伯東

山劉公大夏至邑不暇出迎廉知其故反加禮待

共資卹還其喪獻臣自是知名白沙陳公甫追次

汝愚詩曰遷客一亭遺海濱當時誰號謫仙人在
汀柳市無疆界盡是乾坤一樣春獻臣和曰浮雲
浩浩南海濱落月獨照窮愁人狼籍幾株桃李盡
謫仙亭上可憐春趙進士璜曰拄頰孤亭野水濱
闕壺風月謫仙人而今只有殘鷓在啼老東溟二
月春蔣知縣昇曰謫仙亭子海之濱僊去亭空月
傍人二十四番花落盡一杯誰共送殘春汝愚四
川合州人秀偉聰悟弱冠領解首丁未連第入翰
林其年十月丙子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巨東
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朝寧之間人馬辟易益陽

不能制陰之象也適 詔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
有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負人等指實條
具以聞汝愚疏言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內閣始以
利弊言之莫利於君子莫弊於小人少師萬安恃
權怙寵殊無厭足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
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姦怙無廉耻皆小人也南
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事兵部
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巡撫直隸右
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皆君子也然君
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宦官陰主

之也

陛下法 太祖以待官官法 太宗以任內閣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夫豈不知刑臣之不可弄天綱哉然一操一縱卒無定守者正心之功未之講也早朝之後深居法宮此心之發一如布天之時則天下幸甚疏上不報弘治已酉御史湯第坐事連及遂下錦衣獄議坐大辟刑部侍郎彭公韶辭疾不爲判案始獲免謫死時年二十六

湯李自相標榜

初萬安子翼第進士官至侍郎翼子弘璧丁未復倖雋其同年麻城李文祥有才學名將奉 大對安欲托以孫因許及第文祥以正對乃使弘璧延諸別館致款屬題書瀋文祥即奮筆作詩末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己恩安獨之文祥每見沉浮世事者輒叱且詈

上登極御史湯鶴等交章薦起三原王公愨爲吏部尚書公素禮重風義之士文祥及鄒智十餘人與鶴徃來高自標榜謂鶴爲先鋒文祥爲大將餘不能紀適 詔開言路文祥上新政疏請一權立法

進賢紂奸廣言納諫語過切直 召請左順門中
官傳詰中興再造等語以為不祥從容辯對而出
既而得 旨俾佐劇縣遂補咸寧永時王公 茲已
沒三原因論薦 召彭公韶為刑部侍郎 鶴以印
馬詰 內閣會勅安與劉吉尹直謂曰近日詔書
裏面不欲開言路吾輩扶持言官增之耳 鶴即以
其語劾奏之數日 召 鶴入諸中官示以疏已留
中 鶴大言疏不出將併劾諸中官諸中官稍匿 鶴
昂然遂出益肆志自負多以疏草示人又劾都御
史馬文升等復聲言將劾三原已而安直皆免 鶴

與文祥等日夜酣呼以為君子進小人退雖劉吉
尚在不足忌也 一時直聲震播海內吉使門客徐
鵬 詣御史魏璋以利使伺 鶴家壽州知州劉 槩
與書言嘗夢一叟牽牛將入水 鶴引之而上牛近
國姓此國勢瀕危賴 鶴復安之兆也因餽白金為壽
 鶴大喜出書示客璋以此劾之草奏以陳景隆為
首 詔捕 鶴及槩下 詔獄文升時掌都察院欲
坐妖言律斬三原力救之乃謫戍甘肅大理丞 缺
吉欲用璋三原不從璋竟外補尋奏召文祥還授
職方主事居十八日中書舍人長安吉人以言下

獄乃有煇孽文祥妄議朝政者於是被逮成獄下
法司擬罪當死會有密解之者乃從輕降與隆衛
經歷既抵任進表南還大雪中行數百里至商河
城曲河水陷溺死時年三十卽後數年始釋放爲
民

劉綿花

奪情起復自天順初給事中喬毅奏革後有李文
達羅一峯論之得謫成化庚子內閣劉吉丁外艱
詔賚以半酒寶鈔起復視事如故吉三上疏辭托貴
戚萬喜得不允陳編修音上書勸其力辭吉不答

人無敢言者吉每談笑對客殊無戚容丁未

今聖上新政科道交糾萬安尹直以次罷遣吉獨不
動倚任尤專慮科道言之乃傾身阿結昏夜欵門
斷免彈劾建言欲超遷科道待以不次之位會

詔量才舉用廢滯吉特爲奏陞者原任給事中賀欽

御史強珣輩十人部屬惟負外林俊一人而已時

吏部已次第擬用而吉爲此者媚衆也凡科道爲
聖情採納者悉謂由己自是人無復有言之者矣弘

治改元風雹發自天壽山毀瓦傷物震驚陵寢

上戒諭群臣脩省遣官祭告於是左春坊庶子蕭

林侍讀張昇疏言應天之實當以輔導之臣爲
今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者以奸邪尚在樞機
之地故也因數吉十罪且謂李林甫之蜜口劍腹
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合而爲一其患可勝道哉伏
望 陛下奮發乾剛消此陰慝拿送法司明正其
罪則人心悅而天意回矣科道交章劾昇指爲輕
薄小人 上命謫昇南京工部員外郎其同鄉何
喬新贈以詩曰鄉邦交誼最相親忍向離筵勸酒
頻抗疏但求禪 聖治論思端不忝儒臣自憐石
介非狂士任詆西山是小人暫別蠻坡非遠謫莫

將辭以弔靈均由是人日吉爲劉綿花以其而
也吉聞而大怒或告以出自監中一老舉人善恢
諧者吉奏允舉人監生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其
檀威福如此辛亥九月

上命樞臣親誥券吉稽遲俟賄始惡之使中官至吉
家勒令致仕吉疏上即允猶令有司月給米五石
歲撥人夫八名降 勅護之還鄉頻行京城人欄
街指曰唉綿花去矣昇尋被召擢少詹事而舉人
會試亦除禁限

沈約宋書符瑞志以麒麟為首於屬書王會
彙皆訓釋之至曰玉女天賜妾也則物彪亦與焉
鄙倍甚矣予謂諸福之物當以六籍所載者為先
文宣朝祥瑞無間遠邇求樂甲申八月騶虞出周郊
二虎隨之甲午榜葛刺國乙未麻林國俱貢麒麟
宣德己酉來安縣石固山獲騶虞二是關雉鵲巢
之應畢備於一時也癸丑閏八月編修許彬進麒麟
麟獅子福祿玄虎四祥詩福祿蒼人本名福狸狀
如騾其文白黑相錯勾瑩可觀乃王會所無者御
子本非瑞應日食牛半百夫扛之太為民害成化

戊戌西夷扣嘉峪關來獻御史徐綱按甘肅令守
關者勿納疏上不從蓋不明言其匪瑞故也又有
馬哈者如羊而純黑頭有雙角其長過腰馳雜者
高七尺至翮玄翎而金距豈王會所謂輝絃文翰
之屬邪如發令以六籍所載四靈之外無得有獻
則外夷無所售其好矣以予所聞成化甲辰泗州
牛生一麟惟而殺之人見其足如馬蹄黃毛中肉
鱗隱起如半錢然同時武陵田家牛亦生鱗頭尾
及足皆牛但偏身生鱗鱗縫中綠毛茸茸然纖秀
方出胎見鐵坎倚壁即往噬食家人擊殺之其皮

見存常德府庫弘治辛亥蒲圻白水村鄧榮家牛
又生麟大率類武陵者不食而死故荆吳間人言
牛在水澤雲霧澆起即有龍與文因有此異由此
言之奇祥極瑞中國所自有第在人知而養之耳
雖絕外夷之貢可也

籌邊翊治策

吏科給事中閩人林粹夫廷王父芝司訓信宜母
沒留瘞焉及父遷韓府紀善占籍平涼遂領陝西
解首進第進上以萃魯都憲使吾廣因趨信宜訪
得母墓慟哭祭之欲負骨以歸陳白沙止之有不

與皇華共載之句乃闔山形而去其至厝西也詢
知狼兵勇悍皆由土官養以威信將出征籍其姓
名椎牛醢酒使縱一日之歡及師還則譴責其無
功退縮者削其田產以賞有功併調陣亡之家所
獲頭畜金帛盡許入己故遇敵奮勇所向皆捷比
在諫垣弘治改元六月虜犯大同宣府

詔鎮守等官各陳所見粹夫上籌邊翊治十策明賞
罰以振軍旅禁暴掠以安黎庶革宿弊以清吏治
預處置以成人才表忠良以垂世教慎師儒以敦
化本肅禮儀以廣敬畏普惠澤以恤困窮舉遺才

以昭激勸究元惡以示鑿戒太意言虜寇犯邊之時間有驍勇軍士斬獲首級則冒為己功或與所私奪回頭畜則盡數入官追併拷打其陣亡者失律避罪俱報病死且不調復其家使其父母妻子至於困餒故得功者徒為癡人陣亡者空作冤鬼惟狡滑奔逃乃得兩全無害似此賞罰不明誰肯輸命效死以邊將受閫外重托而反土官不如此臣所以三嘆息也自今恩義以培養於平日威信以振起於臨時毋奪士卒之功毋匿陣亡之報重禁之禁恤死難之家其奪回頭畜財物以十分

為率有主者四分償勞六分給付其無主者並聽軍士入己庶幾賞罰明而軍威振矣王師所過紀律不嚴致令軍士搶掠以克盤費亦有將帥生事百端擾索近聞天花菜一斤價銀三兩其餘可知宜禁戢軍士暴掠供應毋恣科斂則邊人蒙福當不貲矣內治之脩在用人李昉常恩趙王之輩姦黨勢熾傾動一時皇上洞燭其奸首行斥逐然致省下獄當矣而繼晷遺漏不追家貲鉅萬日擁美姬以自娛玉芝謫戍宜矣而其冒濫葬祭父母墳壙

輝煌如故非所以昭法戒也乞勅法司檢核
曉明正其罪仍行巡按王毀墳塋則將來姦究知
所懲矣

悉行其言命錦衣官校逮繼曉戮于市天下快之

劉王疑冢

南漢劉隱偕據廣州傳四世皆昏虐多立疑冢以
虞發掘今北郭外有之弘治壬子子瓦壽截白雲
之麓有携磚來售者方二尺厚五寸上有篆識曰
景定辛酉西簡磚尋又有售碗碟盤盂者其色黑
而潤若饒磁然詢其所以來曰得諸劉王家往觀

藏處寔大墓也然景定乃宋理宗年號其非南漢
物明矣廖山人飛卿雲翼居西城外荔枝灣墾田
得長刀其銛已盡而嵌銀文彩如繡猶新豈當時
昌華苑之遺物哉又北十里多甃石亦指為劉王
冢發之惟水洳滴而已蓋所謂明月峽玉液池也
予誅西城古跡云江水東流西日斜劉郎茶跡尚
天涯昌華苑外裙腰草玉液池邊鼓吹砧隔塵牛
羊聞牧笛遙林炊火是樵家當年翠輦曾遊地留
與東風長稻花

天地神化

橫渠曰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在坎不測兩故
行於云推蓋天包地外而氣行乎地中只一物而

在陰在陽消長進退於無窮故不疾而速不行而
至所謂陰陽不測者也一陰一陽化生萬物雖是
兩體要之只是推行此一物耳所謂為物不貳者
也人測天地之化因陰陽兩在而知其神不特圭
臬景晷律琯葭灰而已漢志曰天子陳八音聽樂
均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灰輕
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
灰重而衡低此即周官大合樂分陰陽之遺法也

以聲召氣故神祇可得而禮執是以為南北郊則
誤矣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其氣天地之塞也飲
食暖於心既久而達於四肢此可以體天地之化
刺割抑搔繞及於膚而心即悟此可以體天地之
神又何待外求哉

名字稱呼

文質迭為盛衰觀於名字稱呼亦自可見漢孔安
國唐郭子儀皆以名為字逮宋鮮矣我

朝淳風超出漢唐洪武至天順登科錄多有之成化
己丑進士曹時中字時中張禎叔字禎叔東德

字德徵此後始罕見耳惟吉水彭氏兄弟敬占道術教以主一用二貴三宗四敷五爲字人甚異之又有張用也孫繼号則新奇甚矣書簡稱人以閣下明公自稱不過侍生而已足下友生又其常者方韓都憲之涖兩廣也首斬一指揮以令衆落鼻謁見即行跪禮既平大藤峽其威張甚然吾郡吳太守中聘教授王文鳳修郡志公聞之以所得書簡附入惟曰賀都御史韓雍平兩廣書其中大司馬王公稱竑拜書復都憲永熙知己閣下大宗伯姚公稱夔頓首都堂永熙年兄閣下少司徒薛公稱遠百拜奉書永熙都憲年兄行臺邢太守稱侍生宥百拜奉書都堂先生執事順德錢大尹稱鄉生河端肅本復總督巡撫都堂閣下按薛邢皆瓊州人錢又屬吏未嘗有所誦也相去未久乃有治生晚生與門下臺下諸稱平交或號而不字官尊盛邵則繫以翁或稱老先生不一而足豈亦文盛之會哉

給由舉齊

吏部舊例凡在外官員考滿給由至部必察其行能審其年貌從公考覈稱職平常及不稱職以憑

黜陟惟雲貴軍職首領遠者及驛遞等官在外者
各赴本布政司南直隸者赴南京吏部北直隸者
亦赴本部成化甲辰豫備饑荒始令被災所在三
年六年考滿官員四品納米六十石五品五十石
六七品四十石八九品三十石雜職二十五石俱
聽巡撫官撥缺糧倉分納完回任管事免其赴部
惟造完須知功蹟牌冊并通關差人繳部而已弘
治庚戌三月三原公會題畧謂各官廩祿有限而
雜職之俸尤微苟非取於公必至剝於下倉儲之
風由茲而起考課之法廢置不行中間雖有老儒

貪酷無從辨驗是非臧否混於一途矣今後遇有
災傷所在缺米賑濟許令有司措置其考滿者俱
要赴部給由照例考覈

上從之予按舊制給由者條陳本處民情吏病自行
具奏於鴻臚寺引見之日徑赴進呈求樂初元江
西左叅議孫浩廣東副使鄒佑考滿給由違此遂
蒙拿問最宜復也宜革者既革而宜復者不復何
哉

濟陽雜異

河間潘陽中屯衛前千戶所千戶胡泰母死已十

年父亦再娶弘治己酉秦夢亡母告曰我已托生
爲雌鷄毛色黧黃明日當爲某屯軍曹儀至則好
收養之明日秦偶出果有荷米食及鷄至者即欲
烹鷄飼之鷄人言曰母烹我且待秦兒回家人大
驚異及秦回繞身喃喃叙及家事秦告父以夢徵
乃畜不殺後益作孽飛喙後妻面首且自矜存時
幹紉艱難今家業日耗皆夫縱後妻之故詭言不
已遠近聞之借觀者衆秦拒不納無何後妻遂入
炕下撲殺之考諸五行志近鷄禍也

木蘭復見

南京淮清橋女子黃善聰者年十二失母有姊已
嫁人矣父販線香爲業往來廬鳳間憐其幼且無
母又不可寄食於姊乃令爲男子飾携之旅遊者
數年父死詭姓名爲張勝有李莖者亦販線香自
故鄉來不知其女也因結爲火伴與同寢食者踰
年恒稱疾不脫衣襪瘦弱必以夜弘治辛亥正月
與英偕還南京己年二十矣突然裁巾往見其姊
姊謂我本無弟惟小妹隨父在外爾胡爲來乃笑
曰我即善聰也泣語之故姊惡之曰男女同處何
以自明汝辱我家矣因拒不納善聰不勝其憤

曰妹此身却要分明苟有污玷死未晚也婦呼
婆視之果處子始返初服越三日英來候善聰出
見英大驚愕歸快快如有所失飲食頓減英母愛
之以英猶未娶乃求婚焉善聰執不從曰此身苟
竟歸英人其謂我何所親與隣里交勸則涕泣詬
之事聞三厥勸為夫婦且助其奩具成婚之日人
有歌之者以為木蘭復見於今日云予按女易男
飾後返初服者南齊時有東陽婁遲五代時有臨
卽黃崇嘏 國初蜀有韓貞女益不獨善聰也

長幼禮儀

中原西北士大夫長幼之禮其嚴年長者每呼姓
名飲酒獻酬幼者必跪初不計貴賤也山西雍憲
副世隆秦性氣廉厲凜不可犯既貴便道過家往
訪同窓舊友王生時生已棄士業農矣遇諸途謂
曰雍秦乃念貧賤之交乎倘不棄予約期訪汝常
曲秦敬諾而歸至期冠帶以俟生布衣襤褸背篋
雞持瓢酒至據正席而坐秦以兄事之與飲必跪
生亦真受之不辭秦後為都憲巡撫宣府風度峻
峻叅將李傑來見不與為禮傑頗不法即數其罪
呼左右縛傑使跪庭下大棍撻之三十生是官

其宦轍所至輒有遺愛人謂與華岳爭高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疆禦足以當之矣秦陝西咸寧人

聖賢後裔

宣聖五傳曰順者魏封魯文信君又二傳曰鮒者秦封魯國文通君其後侯于漢進封公唐襲封文宣公宋南渡改衍聖公金又增世襲曲阜令元因之我朝洪武初詔並如舊制仍免孔氏差發仁廟賜衍聖公甲第於東華門北景帝賜三臺銀印玉帶麒麟襲衣皆前所未有也永樂丙戌試乙

榜舉人賜冠帶太學讀書以孔諱聖人後授春坊左中允景泰申戌會試中式孔公恂聞母喪

上知之命翰林給紙筆俾就殿試賜進士出身服闋授禮科給事中後擢少詹事兼左諭德輔

憲廟于東宮正統初浙江僉事彭貫奏宋衍聖公

孔端友從高宗南渡留居衢州遺祭田五頃當給

賜詔如所請弘治癸丑用守臣言端友遠孫彥

繩嫡派也命爲翰林五經博士世襲主衢廟祀先

是景泰辛未擇顏子之後希惠孟子之後希文授

翰林世襲五經博士誠意伯劉基七世孫祿官亦

如之僉謂不類弘治壬子 上念開國功臣六王
惟中山黔寧子孫世公而開平岐陽寧河東馭皆
為編氓乃徵其裔孫常復李璿鄧炳湯紹宗並授
南京錦衣衛指揮使禮科給事中其仕偉言誠意
伯後不當為博士於是錄基九世孫瑜為慶州衛
世襲指揮使聖賢後裔自此不混於功臣矣

裴周二大魁

唐高鏞為禮部侍郎知貢舉唐書稱其頗得才實
然撫言載裴思謙自携仇士良一緘入貢院易紫
衣趨至階下白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錯接

之書中與求巍峩思謙曰卑吏奉軍容處分裴秀
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錯俯首良久曰然則畧要
見裴學士思謙曰卑吏便是也錯不得已從之洪
容齋謂錯徇凶璫意以為舉首史謂才實恐不然
也宋理宗聞慶元年太平州人周震炎附丁大全
及省試得雋大全竊御題示之即豫構數千言大
全力薦遂擢第一既唱名大全進賀曰此太平狀
元也上大悅公卿向嘗見其在全私第執役如
奴隸物議喧駭而不敢言是年大全敗追奪震炎
恩例降名五甲二大魁倖進乃爾亦可歎哉或謂

國朝吉安人當路曾察等三人及第皆出吉安福建人當路林震等三人及第皆出福建恐亦氣機所孚非徇私也然成化甲辰弘治庚戌首大對者皆行不逮文追降之制似亦宜復

二何孝子

何孝子子完字新惠之博羅人少失父事母至孝有傳其事者可異焉其詞曰字新母死貧不能葬鄉人感其行無遠邇爭賻之發引致輿至七十餘筵遇積雨不止及輻車扇道隨在輒晴雨若爲之迂避者既葬縛草廬墓側夜有虎蹲其門字新祝

曰罪惡之人孤哀萬死盍蚤食我母徒相怖穴

蛄之二虎左右馴如也迨曉散去夜輒復至每次

旬則易二新者猶瓜代然字新忍得危疾鄉人昇

歸治之其家在城市虎亦尾之去疾愈還墓則虎

又來遂視之若素養者家無應役三尺之童畜一

黃犬每三五日輒候墓所每有所需即書片紙繫

其頸家人見之具備繫使負還似此孝感不一士

庶百餘人白其事于藩司及具奏有 旨旌其門

後字新第鄉貢入南監蘇人錢士弘者與之友善見其近體衣尚結衰紋帶牢不可解以示終身之

喪云字新嘗求李西涯諸名公爲作廬墓詩陳白沙封其卷題詩有直從天地閉三冬之句惜其自禠也近聞吉水羅孝子瑞居母喪廬墓螺子山下亦有馴虎狎犬之異與字新事頗相類

進士教職長史

進士就教職授長史皆窮途也然亦有自窮轉達者洪武庚戌仁和儒士俞友仁領薦辛亥取會元賜第在三甲筮仕丞長山辭不能吏改襄陽教諭後調諸城而終錢塘王儀之明年十九領首薦辛未進士歷儀制郎中陞太常少卿乞歸改掌教餘

杭卒求樂乙未進士第二人李貞第三人陳景著

皆久于編脩乞便養貞得高州教授景著得福州

教授俱不遷而沒弘治庚戌進士無錫楊文澥作

縣教授金華今陞南監丞矣其達可量邪授長史

者求樂甲申進士第三人周孟簡自詹事府丞擢

襄府周忱自刑部主事擢越府天順庚辰 德王

出閣選進士楊完劉誠雷霖屈祥授翰林檢討俾

侍講讀已而完祥擢德府誠擢秀府孟簡終於長

史成化己丑李昊亦授檢討擢忻府其後越秀忻

三王早世無子國除忱改工部侍郎誠改寧國同

知陞湖廣叅議吳政南禮科擢浙江叅議

興王出閣選檢討進士何洽楊鐸劉溥徐浚得與而
浚輒憤闕吏部併治等皆奏黜之而別銓其同年
前列者張景明袁宗臯爲左右長史遂不敢辭宗
臯吾廣方伯凱之子也

哈密

哈密在西北大磧之外本古伊吾廬乃蒙古回回
雜處之國也地居平川水周四里開二門其東有
溪西北流爲鹹鹵間有杏杏農耕惟麥及碗豆二

種其北天山與瓦剌相界西接公州爲諸胡要路
唐置伊州至元有肅王忽納失里者鎮其地卒弟
安克帖木兒嗣永樂元年來朝貢馬二年設哈密
衛改封忠順王三年爲可汗鬼力赤毒死無子兄
子脫脫自幼俘入中國庶得其祖母速可失里併
還之命襲王爵賜以金印玉帶官其頭目爲指
揮千百戶鎮撫經歷以周安爲長史劉行爲紀善
而安克帖木兒妻屬反依鬼力赤其後脫脫酗酒
病死九年十月封其從父之子免力帖木兒爲忠
義王掌事以俟其子長成宣德元年免力帖木兒

死封脫脫子卜答失里為忠順王三年以其幼不
更事仍封免力之子脫歡帖木兒為忠義王以輔
之天順中忠順王卜列華傳孛羅帖木兒與脫歡
之後俱絕王母理國事成化祭已土魯番王鎖檀
阿力侵哈密虜王母金印以去其眾逃居肅州及
苦峪城戊戌鎖檀阿力死子阿黑麻立先是哈密
相婚姻者凡三種曰回回曰畏兀兒曰哈喇灰王
母外甥都督罕慎畏兀兒人也寓甘州壬寅甘肅
守臣請封罕慎為忠順王從之甲辰遣使送六哈
密弘治改元阿黑麻以罕慎非肅王後乃假結婚
而殺之尋遣使入貢求封 朝廷璽書切責辛亥
王母已死乃歸城池金印會曲先安定王朝貢自
稱忠順王裔蓋奸人教之其實非也兵書馬文升
誤聽三種頭目告保遂立安定王姪陝巴為忠順
王識者曰夷虜貴種類曲先本西戎安定本鞏
別部強合為一又與罕慎異矣土魯番必不心服
阿黑麻聞之果怒癸丑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報
至上命兵侍張海都督緜謙率其頭目寫亦滿
速兒等往經畧之甲寅三月還以無成功海降杰
政謙聞住滿速兒等四十餘人俱安置闐闐

峪關絕不與通蓋土魯番距哈密七百里恃其險
遠至是益橫然兵馬亦少使大軍及罕東衛番兵
從捷徑出其不意襲之可擒也今聞用此策然大
軍不出恐終難靖耳

鳶魚辯

程子曰鳶飛魚躍一段子思喫緊為人處與必有
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會得時活潑潑地又曰自
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陳
公甫合言之曰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
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

或飛魚躍又與陳護湛雨詩云君若問鳶魚鳶魚
體本虛我拈言外意六籍也無書陳益庵夢祥騏
作辯曰道具體用體則天命之性用則率性之道
也性道皆實理所為故曰誠者物之終始體何嘗
虛邪六經所以載道一字一義皆聖賢實理之所
寓實心之所發以之發言則言必有物以之措行
則行必有恒故曰君子學以致其道書何嘗無邪
以實為虛幻也以有為無妄也其曰言外意即佛
老幻妄之意非聖人之蘊也予謂公甫意從程子
來想是會得時不必深辯耳甲寅三月子自香山

省稼回至白沙訪之兩後躡草履護鞋而往相見
大笑講話竟日各賦一詩而別予末云吟弄不知
春已暮滿天風月玉臺巾蓋許以與點之意公甫
末云與話平生燈火事羞看白髮滿烏巾豈以予
老猶耽六籍故云爾乎不可知也持其翰歸涂通
府見之酷愛遂取去其爲世寶重如此

一月千江

宋景濂序瑞巖和尚語錄云人生而靜性本圓明
如大月輪光明徧照比蘇迷廬境界且濕性者大
而河海小而沼沚莫不有月而中天之月未嘗分

也月譬則性也水譬則境也曹端夫首倡理學以
月川自號豈有取於月映萬川之喻與薛文清曰
萬川總是一月光萬物體統一太極也川川各具
一月光物物各具一太極也佛氏書謂一月普現
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得此意矣陳公甫嘗作
西江月二闕張學士元禎和韻云一月千江千月
一通萬感萬通先生何必苦加功無用中藏有用
一個法身如粟大千有象皆籠不須淘淨不須鑿
本自無迎無送了了千條萬緒皇皇四達八通入
頭下手怎施功外面中間夾用眼孔毫芒洞見吐

皮天樣包籠聖賢坯壤此陶鎔船快更加風送舒
汝愚亦嘗著論曰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嘗觀諸
月矣出沒乎丹崖青壁之上者月也容與乎虛室
空谷之間者月也蕩乎江止乎淵依乎樹杪者月
也古人之所見者月也今人之所見者月也其爲
月也豈有異乎哉視宋薛稍廣予按程子謂佛氏
言性猶太陽之下置器其間方圓大小不同特欲
傾此于彼爾然在太陽幾時動是日亦可喻不獨
月也夫中者天下之大本性固萬理之一源又奚
公取諸禪名理而取諸禪吾儒其衰矣夫

子陵太白

嚴子陵足加帝腹感動星象高風不可尚已李太
白使力士脫鞵貴妃捧硯亦一世之豪也摘詞者
無容喙矣近見柳惲桑思玄悅客星亭記乃謂客
星有五曰周伯曰老子曰上蓬絮曰國皇曰温星
凡有所犯無不菑凶後漢天文志客星居周野光
武崩應之於此不書似因子陵而諱占也且犯帝
座與晉劉聰時入紫微同其大史康相以爲非常
之變聰遂滅亡光武無其應者豈非政鮮闕失即
目前下賢一事亦可弭其菑患歟然世常擬子陵

爲客星者蓋于其名而不于其實也濟寧城南有
太白酒樓古今題詠甚多予同年謝同知國賢
舉傳誦一律云詩聖推刪後風流襲齊餘一生惟
麩蘗千首半裙裾飛燕直危語騎鯨豈信書參乎
愛手足爭肯飼江魚乃劉進士承華愷所作嗟乎
自商公去位後即有戴御史疏譽汪直遂復西廠
得驟遷愷亦從風而靡者乃爾敢侮太白邪太白
當明皇時直奴視力士其譖於貴兒以飛燕新粧
之句得左謫正其讜論反以危語兒嘲視悅尤爲
謬矣

丘文莊公言行

弘治乙卯春二月戊午少保丘公薨于位槩其平生
生不可及者有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其好學一
也詩文滿天下絕不爲中官作其介慎二也歷官
四十載俸祿所入惟得指揮張淮一園而已京師
城東私第始終不易其應靜三也家積書萬卷與
人談古今名理衮衮不休爲學以自得爲本以循
禮爲要成化初予寓京師得長子名之曰都生公
顧予易以都得取自得之義也陳主事晟衣繡帽
公聞喪面斥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

人自學士爲祭酒最久任所著大學衍義補世史
正綱家禮儀節每遇名流必質問辯難以求至當
皆是傳世成化祭卯陳白沙至京與談不合人謂
公沮之不得留用時猶未入閣也安有沮之事
乎及入閣與太宰王三原皆太子太保偶坐其上
三原嘖有煩言會太醫院判劉文泰失職奏三原
變亂選法以所刻傳封進內多詳述留中之疏

上責其賣直沽名致仕去人以教許議公公實不知
也謝侍郎鐸至形諸言論皆其著述蜀學士健謂
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公曰劉希賢有

一屋索子只欠散錢健默然甚愧又嘗勸其門生
王鏊謝遷二學士讀書循禮毋狎飲廢事至面檢
毛修撰澄廷對策多出小學史斷全無自得以故
翰林後進多憾之揆公素履於謚法例得正文
清而懋謚文莊者其以此夫

保與神童

弘治乙卯吾鄉西溪張御史叔亨奉按雲南會鎮
守太監劉昶總兵黔國公沐琮巡撫都御史張浩
保舉神童董元者紹興人知雲南南府復次子也八
歲時能詩翰詠胡桃曰形狀如雞子剛柔實未分

擘開混沌殼渾是一團仁梅月曰夢覺羅浮夜已
闌碧天雲靜月團團玉人不學桃花面淨洗紅粧
鏡裏看九歲以來真楷草書歌賦序記及三場文
字亦皆能之今十三矣請查照李東陽程敏政楊
一清洪鐘事例考送翰林院讀書疏上

上召試不如所言 命還籍乃充會稽縣學生更名
玘予按敏政一清及鐘皆由翰林院秀才登進士
而鐘授中書舍人天死時年十八惟東陽雖受
上知然為順天府學生登第未嘗讀書翰林也今
為學士六敏政一清俱將大拜矣玘其可量邪

脩省直言

弘治乙卯二月洮州雨霜六月黥歙雨且七月大
雨雹八月貴州地震九月吾廣潮瓊颶風暴雨十
月南京地震南贛大疫十一月貴州陝西地震十
二月靖虜衛天鼓鳴長河江西大震電禮部以聞
上令兩京文武群臣同加脩省直言無隱於是戶部
主事蕪湖胡仲光耀疏言地震之類災之小者也
西北吳縻父子相食東南饑疫骨肉流離大變也
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未之知耳今李廣楊鵬引
用劉良輔董左道惑亂 聖心齋醮糜費財用差

遣在外如虎橫行吞噬無厭其耗天下不可言矣
士大夫昏夜乞哀於宦官貴戚交相賄托不以爲
耻言官有所舉劾瞻前顧後苟且塞責如小吏徐
珪忠義敢言 陛下設聽奸臣之嚮置之於法御
史王槐依阿罪之 陛下所以奉行天地之事群
臣所以奉行 陛下之事者如此陰盛陽微災異
曷由弭乎乞用臣言則奸佞斥而陰慝消矣疏入
人爲燿危之未幾廣龍果以賊敗由燿啓之也
今上仁明神聖真可與比舜比隆矣

槐歲抄卷第一終

雙槐歲抄後序

夫上不足以厚人倫統世教下不足以紀名物
經變故近不足以彰鴻烈闡幽光遠不足以垂
遺憲恭後鑒者君子不書也恩生也晚不足以
窺古作者之意然竊聞之記事載言者必文直
事核求不謬於此而已嘉靖歲丁未恩受從化
之役間抵郡城得請見于泰泉先生出是編見
示恩受而讀之知為先生王父長樂公所著其
曰雙槐者公燕息之室也曰歲抄者遜作者之

名也紀述起于景泰丙子迄于弘治乙卯首之
以

神功峻烈以尊

君也繼之以嘉言善行以徵獻也叅之以祥瑞災
眚以示儆也博之以雜物撰德以遊藝也或標
其端緒而條目以舉或撮其樞要而幾微以著
其文直而肆其旨幽而顯其要歸一折之於道
信良史之遺也昔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
索九丘東方朔好古傳經術博觀外家之語公

綜核非斯人之儔與公始以鄉薦入太學即
上六事幾觸忌諱及蒞長樂能剖析滯寃諸所
施為蓋不負所學矣然甫試邑遂解組而歸其
論撰止此蓋自其所聞見而筆之示傳信也使
公數歷華要以紬金匱石室之藏其可傳者顧
若是邪今先生以宏材碩學蔚為儒宗其所載
記及郡邑志乘已不下數十種矣將來勒成

聖代一經貽之永久必存以續是編之所未及者
昔司馬遷成史談之志業章賢傳祖孟之詩禮

雖不敢以擬諸先生而繼述之迹則似之矣於
戲公之績學種德將攄忠以匡時也而著此以
見志先生惟恐過迭其光而刊布以流無窮易
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然則忠
孝之久而大者亦少槩見矣乎恩先生督學時
門人也忘其謏陋謹識末簡以質諸知言者焉

嘉靖戊申孟秋吉日門下晚學生灌陽呂天恩

謹書

